

大风

原创小说系列

马

旭◎著

Shanju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CTS

《善居》以北方吕梁山深处一个小山村数十年的变迁为主线，
时间跨越了土改、人民公社、大跃进、文革直至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，
给我们还原了一幅鲜活的历史画卷，是一部厚重庞杂的中国乡村变迁史。
《善居》独有的叙事风格，使它有一种逐渐打开的扇状的张力。

善居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善居 / 马旭著. --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1.12

ISBN 978-7-5404-5321-3

I. ①善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77366 号

善 居
马旭 著

责任编辑: 邓映如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市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1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mm 1/16

印张: 24

字数: 540,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5321-3

定价: 42.00元

金居

上部

沿黄河古渡四起镇往东，进入吕梁山深处，有一村落，名善居，百十户人家，依山而居。山形如扇，扇面两边齐崭崭两条大沟，长满杏树、桃树、枣树，夏秋时节，仿佛两条垂挂着的绿色流苏。扇面正下方，矗立着一座光绪年间修建的砖木戏台，戏台坐南面北，恰如扇子的把儿。把儿底，清亮的小河水淙淙向东流去。河水流经村口，转一弯儿，栽入石窟。石窟上面是通村外的土路，路旁搭有两座牌楼。靠前的一座通体麦砬石砌垒，顶部和额坊早已坍塌，额坊上节妇孝女的名字荡然无存，只剩两根孤零零的石柱。靠后的一座底盘由大青石铺成，六根完好无损的榆木柱高两丈开外，底部七尺以下扣抱着凿刻成槽形的方石，外镶两道铁箍。中间石面刻有莲花、干枝梅、福禄寿、万代盘长等几样图案。顶部瓦脊高耸，檐角飞翘，六只小铁龟横卧脊端。额坊正中刻着四个字：谨表德诚。落款为丙寅年秋。一一据村里上年纪的人讲古，远在洪荒年代，太乙真人路过这里，走时留下一把扇子，扇子变成扇山，村子就叫扇居了。同治年间，扇居附近的拐卯村敌下命案，县太爷微服私访，路过善居，发现扇居虽然地处偏远，杂姓杂居，却民风拙朴，人性憨实，村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男女老幼安贫乐命，立身做人以德为先，令方圆几十里的人刮目相看。于是，征得村人同意，改扇居为善居，并欣然提笔，写下“谨表德诚”四字，以示嘉勉。

民国十八年，善居遭逢天灾。处暑前两天，太阳突然变得如同一摊猪血，黑红黑红，看得人心惊。过几天，太阳复了原状，却飘来红云。红云翻卷着压在山坨尖上，怪雷就落了地，劈断百年老树。拳头大的冰坨蛋砸下，铺了三尺厚。临近寒露，胡风飞沙走石，风后黑霜铺地。夏粮绝没，秋收欠薄，入冬后粮价猛涨，到民国十九年春季，斗米涨至八十大洋。人们刮树皮，吞秕糠，吃瓜蔓。保长刘有福开仓接济，散尽数十石谷子。入了六月，饿狼成群结伙，挡在路口村口，急了就大摇大摆进村吃人。善居方圆十里地界，一个月内，狼吃的人超过饿死的人。接着四起镇传开瘟疫，周围的村子死人成堆。人们闻风色变，保长刘有福组织护村队，规定村里准出不准进，并在水井四周铺撒石灰，防止生瘟。

七月，村外来了两位球行搭李的客人，其中的一位戴着眼镜。护村队员石拉柱、吴老二拦住两人，不准进村。眼镜先生掏出省府公文，两人不予理睬。眼镜先生瞟几眼牌楼上的

谨表德诚，揶揄说：“看上面写的，你们是仁义村子，仁义村子不让人进，就不仁义了。”拉柱辩白几句，发现眼镜先生学问不浅，就打发吴老二叫来保长刘有福。刘有福看过公文，原来是省城的考古学家，便慌忙赔礼道歉，然后请考古学家进村。考古学家在村里停留三天，钻沟登山、爬坡溜洼，石壁上的坐莲娃娃，碾子上的万字回纹、窑里头的符录、墓堆前的石碑，看得不思茶饭。最后，从河岔里捡到一把骨针陶片，认定善居的始祖是大名鼎鼎的黄帝。

消息传开，正逢清明临近，有人便提议举行大祭奠。提议得到全村人的热烈响应。保长刘有福召集石刘吴三大姓的头面人物进行协商，头面人物却犯了难：从远古到民国，朝代换代，年深日久，黄帝的后代七股八岔不知派生了多少，而祭奠始祖理应上祠堂，上谁家合适，实在难以决断。再者，村里的祠堂倒的倒塌的塌，只有石刘两姓的祠堂勉强立着，却也已蒿草没膝，尘网封罩。协商半日，意见才归结到一处：牌楼是全村的荣耀，远近知名，在牌楼前铺摆三天三夜大香火，进行大祭奠，并确定主祭人由实心实面、德行出众的石顺来担任，司仪为保长刘有福和副保长吴老大。

石顺来被众人推举为主祭，心里好不欢喜。有生以来他还是头一回主祭这样大的香火，他相信大香火会给他带来大运气。

石顺来想交大运气。他已经四十六岁，该抱孙子，可他还无儿无女，断根绝后、辱没先人的念头时常搅得他心神不宁。为得一子嗣，他费尽心力：小河湾的观音庙跑了多少遍，已经难以计数，只记得有一回长跪不起，一天一夜水米未沾。他女人更是四处求医，八方问卦，不惜花费两斗糯米的大价钱换回一片驴外阴，焙干、碾碎，掺入谷面，蒸熟吞下。然而老天偏偏不开眼，肚子刚刚隆起，疼痛照旧而来，肉团随着血水一起涌出。

说来也怪，大祭奠的当天夜里，石顺来的女人梦见青草地上一条大灰狼张着血咀追撵一只小羊羔，她“咩”一声吼，伸手想把羊羔抱进怀里，羊羔却哧溜一声钻进她大腿叉。狼不见了羊羔，狮子般向她扑来。恶斗中，狼咬住她的脖子，疼得她尖声吱叫。石顺来扳她一把，她醒过来，把梦中所见说给石顺来。石顺来深感女人梦得稀奇，就找村里的老秀才解梦。老秀才七十有三，患上喘症，断断续续说，梦是心中想，羊暗示阳，梦见羊入阴虚，预示阴阳相合。阴阳相合，必得子嗣。只是羊让灰狼追撵，恐怕命里多灾。

老秀才解梦后三十多天，石顺来果然交了大运气，女人腰里的东西破例没来。过了百天，肚子明显隆起，疼痛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等到十月临盆，女人把一团黏糊糊的肉疙瘩味溜在尿盆里，石顺来伸手摸一把，竟是儿子！他喜不自禁地叫道：“我的心锤锤哟！”女人有气无力地说：“起个名字吧。”石顺来说：“就叫心锤。”

老年得子，石顺来的心情自不待言。他花费斗半粮食换回一个大银锁，银锁正面镌着：百家宝锁，反面镌着：长命百岁。又跟村人讨要回各种颜色的碎布，让女人用七色丝线，一块一块地缝成百家衣。满月时还请来瞎子奴旦，为儿子做下护身符，戴上长命锁，并许下大愿：只要儿子长大成人，他一定杀牲祭奠各位神灵。

有苗不愁长。两岁时，心锤绕院疯跑；满三岁，渐通人事。石顺来不等儿子步入启蒙年龄，便开始训导儿子。他从木箱底翻出一块坑坑巴巴的黑石头，拉心锤坐在自己对面的草墩上，然后一眼一板地讲开黑石头的来历。

这是一个方圆几十里尽人皆知的故事。

传说很久以前，善居村遭受一场天灾浩劫，死伤过半，剩下的百十口人分属石刘吴三姓，其中石姓最大，分为两支。石顺来这一支出了一个泼皮，人送绰号石骨头。石骨头性情火爆、蛮横，言语稍有磕碰，立马脸红脖子炸，吆叫下河滩赌命，不去赌就撂下两串铜钱，否则，休想摆脱麻缠。

这一年，天下大旱，五谷绝收，百十里外的黑茶山聚起一股子强人，每逢黎明擦黑便四处打家劫舍。石骨头因村人眼黑自己，而自己又单丝不成线，终究难以立脚，便悄然投奔而去。

入伙两年工夫，石骨头便当上寨主，还抢来一个黄花闺女做了压寨夫人。第三年，南边的饥民扯旗造反，官府一面派兵剿灭起义军，一面招安绿林强人。石骨头接受招安，统领两千兵马，从北杀到南。起义的饥民很快被各路官府兵马杀得人仰马翻，死尸横野。石骨头荣立战功，被封为县太爷。在位五年，石骨头胡审乱判，冤案不断。上峰查询下来，石骨头暗送千两白银，以家中老母无人侍奉为由辞去官位，十几条毛驴驮着搜刮来的财物回到善居。

石骨头买下刘家的二亩平地，先盖起一座大宅子，请来两个拳师把守，然后，召石刘吴三族的族长进见。三杯水酒下肚，石骨头开口说：“常言道，没啦规矩，不成方圆。我今儿请你们三位族长来，意在立个规矩。甚规矩？从今往后，村里的事，族里的事，你们务必统统禀报于我，不禀报者，按目无祖宗处治！”三个族长因石骨头为人恶毒，又居过官，朝中有腿，心里气愤不过，却不敢公开反对。

过了一年，石骨头的大宅子突然闹鬼，师婆神信折腾几回，鬼赶走了，大老婆、二老婆却相继害上绝症，先后归西。石骨头谋划再娶，相看几处，都不如意。临近年底，吴家的吴奴儿娶回新娘子。新娘子姓秦，脸如满月，咀似樱桃，石骨头见了，浑身酥软，就召来吴奴儿，说：“我这辈子前后娶了几房，到如今还没后。古话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我是大孝子，又居过官，怎么能断了父母的香火？我见你婆姨腰眼圆，屁股大，是生孩儿的料。我给你一锭银子，你把她让给我，怎么样？”吴奴儿不答应，石骨头决意处置吴奴儿。

二月二，附近的拐岭村起了社戏。太阳一落山，村里的人便成群结伙厮跟着去看。石骨头以一锭银子买通拳师，拳师在看戏回家的路上，趁吴奴儿不备，把他推下十几丈高的悬崖。吴奴儿当场七窍出血，气绝而亡。

处置了吴奴儿，石骨头又花一锭银子，把秦氏迎到炕头。秦氏思念前夫，整日眉头不展，唉声叹气。石骨头为讨秦氏欢心，在院里摆开赌场，三村四社的闲杂人闻风而至。耍纸牌、押宝、掷骰子、打麻将，热闹得如同赶庙会。

这一天，石骨头赢了百十吊铜钱，耍得正上劲儿，晴天万里打起响雷，雷声中，石骨头脑门顶血花飞溅，咚一声栽倒在地。石骨头断气的消息传遍村里，人们以为石骨头让雷劈成半截子木炭，跑去一看，却是被一疙瘩烧焦的黑石头砸烂了天灵盖。于是，有人便说他亲眼看见黑石头原本朝着戏院落下，突然神差鬼使地拐了弯，飞入石骨头的宅子。有人则说不管黑石头从何而来，赌场里大几十号人，谁也没伤一根毫毛，怎么偏伤他？分明应了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

石骨头死后，秦氏生下遗腹子，娶名改转。改转满月，秦氏把石骨头留下的财物悉数赈散村人，并和村人议定下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公约——《戒赌公约》，勒刻于石碑。其文云：

盖闻里无争竞之风方称仁里，民有孤注之习难为良民。则知赌博之习一染，其妨风俗，坏人心，有损于世也，大矣，而谓可不见哉。如我扇居村者，夙崇本务素学，士农诵诗，习礼簪缨，崇其品望，妇织子耕，桑麻重其恒业，其俗亦云美矣！迨尔年来，石氏与外来游棍在村中聚造赌博，致使愚幼者如入迷魂之阵，小者废时失业，大而破家荡产。……于是公议戒之。议定自戒之日，凡吾村人，敢有在村中仍行聚赌者，无论同姓异族，均以供献香纸禾油等为罚款。此时议论者皆随，因恐不能历久为凭，爰欲勒琪珉，以示来兹，冀其触目惊心，改邪归正……庶几诗礼之风依然，耕织之俗犹昨，而吾村良民历万斯年而不衰者，即从此戒赌中来也矣。……是为记。

勒碑后三年，秦氏替改转做了新枕头，枕头里一边装着篦谷，一边装着黑石头。秦氏告诫儿子：“脑瓜挨着硬处，是恶；挨着软处，是善。向恶向善，你自己定夺。”

改转牢记他妈的告诫，长大后行好学善，活了一百零一岁。临死前，改转留下两样东西，一样是勒刻于青石上的家训：

尝闻礼义道德乃百行之首。盖礼义道德者，为公道事，说平实话，做老诚人，倡仁爱风也。处人唯谦厚，居家唯安宁，教子唯积德，吃穿唯饱暖，应酬唯合理。话不虚说，利不轻取，事不妄为，气不浮动。处身俭，与人丰，见善效，有过认。人或毁己，当则改之，差则忘之。尤可戒者，奢侈也。自古奢侈之家，必生忤逆之子。与其姑息败类，莫若饥谨之年散尽财帛，赈济四方，以图一良名。名重如山，财轻如毛。天理昭彰，愚顽不悟。尔辈切记。

另一样是黑石头。

石顺来讲完陈年往事，心锤当下说他长大也向善呀。石顺来说向善非易事，依他的体验，向善首先必须心好，不坑人、不骗人、不害人，时时处处将心比心，为人着想，并念了一段顺口溜：为人在世心要好。心好赛有金元宝。心好能活九十九。心好会把百灾消。心好不愁儿女少。心好不走奈何桥。心好不怕命不好。天神地神都来保。

念过顺口溜，石顺来说：“除了心好，还要实在，不哄鬼捉鳖，不虚说三道。不然，狼会吃你。”心锤莫名其妙，石顺来按他爹当年训导他的法儿，拉心锤站在青天红日头下，手指着太阳说：“你看，太阳里藏一只天狗，谁不老实，一准咬断谁的脖颈！”心锤好奇地朝太阳看去，太阳像燃烧着的一个火球，便说：“火里能有狗？它不怕烧得疼？”石顺来说天上的狗不比地

上的，烧不疼，也烧不死。心锤又朝太阳看去，看半天，甚也看不见，就问他怎么看不见？石顺来说：“你小。等长到我这把年纪，就看见哩。”

石顺来的训导，在心锤稚嫩的心上刻下深深的印痕。从此，一条狼，一条狗，还有一疙瘩黑石头，把心锤活活夹在中间。心锤既怕狼吃狗咬，又怕黑石头捣砸，便以真为本，以善为本，做人行事，丁归丁，卯归卯，不肯虚言半句。



二

夏天来了，心锤脱下棉衣，穿着开裆裤，走起路来一扇一扇，北风卷着沙土直往里面钻。“心锤，过来。”不远处，富贵高声吼叫。

富贵比心锤大两岁，父亲张老三有一手榨油绝活，周围几十里的油坊断不了约他去指点。如此，一年四季在外的日子倒比在家的还多。富贵生性顽逆，张老三想管束却探不着。而富贵妈二十多岁方才开怀，头两胎刚落地就死了，后三胎虽存活下来，却全是女子，对富贵自然难免纵惯，凡事顺着富贵的脾性。日久天长，富贵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，满村子横冲直撞。塞烟囱，堵水道，掏雀窝，挖陷阱，搅得四邻不安。

心锤怯怯地走过来。富贵抹一把黏在嘴唇上的清鼻涕，伸手抓住心锤麻秸秆似的胳膊，说：“今儿天凉，咱耍背背子吧。”于是，便两手向后，背对了心锤。心锤也转过身，两手向后。富贵念一句儿歌，先把心锤背起，心锤跟着念一句，富贵放下心锤，心锤把富贵背起。如此反复多回，富贵问：“不凉哩吧？”心锤嗯一声。富贵放下心锤，转身说：“好。我问你两句话，你黑间睡觉冷不冷？”心锤应一句不冷。富贵说：“你爹你妈才不冷，俩人盖一疙瘩被子，对吧？”心锤低下头，眼盯了自己的鞋尖。他穿的是土布鞋。鞋头上绣着老虎脑袋，老虎睁着眼睛，张着嘴巴，毗着胡须，眉眼间的王字清晰可辨。富贵催心锤答话，心锤嗯一声，富贵又问：“他们亲嘴不？”心锤摇头。富贵说：“你怎么会晓不得？莫哄我。”心锤说他真晓不得，夜里黑洞洞的，甚也看不见。富贵又问听见响不？心锤说响。富贵笑了，说：“好小子！是颗实芯子。来，今儿教你唱新曲子，《大女子担水》。”

柳木扁担哎呦哎嘻哟噢噢，
柏木桶呀们呀乎依乎哟。
小奴家担水出了门，
依呀们呀乎依乎哟噢噢。

富贵先唱一遍，然后一句一句教。心锤学得上心，一会工夫就会唱了。富贵说：“好了，今儿先学头一段，下面的明儿再教。”心锤应一声，转身要走，富贵拉住心锤，说：“慢走，还有事问你。你可晓得你从哪儿生出来？”心锤说从石缝里，富贵应一句不对，心锤一脸茫然。

富贵说：“回去问问你妈，明儿告诉我。”心锤活眨几下眼，要富贵再教他唱一段。富贵说：“今儿教过一段，不教哩。猜个谜吧。有头没尾，有口没嘴，有心没肺，有肚没腿。”心锤说：“手。”富贵说：“再猜一个，像云不是云，像烟不是烟，风吹轻轻飘，日晒慢慢散。”心锤猜半天猜不出来，富贵说：“雾。”

心锤回到家，嚷嚷又学了新曲子、新迷，他妈夸一句乖儿子，放下手里的烂棉絮，伸手欲抱心锤，心锤闪开，背靠了锅台，问他从哪儿生出来？心锤妈莫名其妙地盯了儿子，说：“不是早告诉过你？”心锤说：“你哄我。今儿，我要你说真的。”心锤妈愣一下，拿起火棍，边捅火边说：“今儿没工夫细说。该做饭哩，你爹快回来呀。”心锤扯住他妈的衣襟，逼他妈说完再做。心锤妈无奈，应付道：“日后长大，你自然晓得。”心锤说他今儿就想晓得，心锤妈不免生气，说：“你才怪！今儿晓得要怎？”心锤说富贵问他，如果明儿不告诉富贵，富贵就不再教他唱小曲子。心锤妈定夺片刻，说：“你这样回他：说我糊涂，弄不明白，叫他回去问。”

心锤跟妈讨了说法，第二天一见富贵，不等问，便把他妈教他的话说了。富贵两眼瞪得溜圆，伸手抓了心锤的耳朵，使劲一拧，痛得心锤吱吱叫。富贵放开心锤，问：“还胡说不胡说？”心锤撒腿跑开，骂道：“我日你妈！”富贵追过来，心锤箭一般跑了。

心锤害怕富贵敲打，两天没出院门。恰逢端午节来临，煮粽子离不开炭火，心锤随他爹去煤窑背了一回炭。路远，往返七十里，中间翻一架大山。起身时，天微微发亮，赶回家，已是点灯时分。等候多时的心锤妈说：“可把你们盼回来哩。外面兵荒马乱，枪子瞎飞，生怕你们出事。”说罢，一边盛饭，一边告诉石顺来，半后晌，村里出了大事，铁蛋叫狼吃哩。石顺来万分惊惧：狼怎么能吃了铁蛋？前不久，几个后生闲得颇烦，比试谁力气大，掰手腕，举碌碡，较量多时，铁蛋力大过人。几个后生不服，铁蛋索性脱去裤子，往尘根上挂了七把麻锄，唬得几个后生目瞪口呆。心锤妈说：“听说是一伙饿狼，七八只嘞。”石顺来叹一口长气，说：“苦了吴老大哩，他就一根独苗。”说罢，放下饭碗，起身去看吴老大。走出窑门，又车转身子，叮咛心锤休疯跑，乖乖闲着。心锤嗯一声。他本来胆小，天黑一个人不敢出门，狼吃了铁蛋，吓得他前心蹦跳，后心发凉，缩躲他妈身边，大气儿不敢出。天明起来，妈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，连上茅坑也要妈守护。

隔了几天，石顺来领心锤去吴老大家串门。吴老大刚从外面打猎回来。他们找到了狼群，一共六只。可惜节骨眼上老枪走火，没打住狼，差点把跑坡的满囤伤着。追撵几十里，狼群钻进老林子去了。他们沿老林子边缘转悠一天，遇上一股强人。强人误以为他们是探子，将他们五花大绑，用黑布蒙了眼，拉进老林子，拷问多时才放了他们。心锤问：“强人不会来吧？”吴老大说：“不会。”心锤又问：“狼也不会来吧？”吴老大说：“近时不会来。”

心锤活蹦乱跳，出了大门。

圪楞头，富贵独自站着，身边放一只柳筐篮。发现心锤出来，当下眉开眼笑，说：“我正要去叫你。”心锤问：“哪儿去呀？”富贵说：“揪苦菜。”心锤问：“近处，远处？”富贵说：“由你。”心锤说：“你等等，我去拿袋子。”富贵忙说：“不用拿。放一打里，回来匀给你一半。”

山坡里，庄稼苗子青青的，好些地块已经锄过，田苳、苦菜等能入口的东西很少。富贵、

心锤跑半天，只揪了半筐。两人爬上山顶，山顶有棵李子树，心锤仰面朝天躺下，富贵脱下鞋子，垫在心锤头底，说一句脑枕烂泼鞋，魔鬼不敢来，爬上树杈，摘一把李子，扔给心锤。心锤尝一口，涩得龇牙咧嘴，忙说：“生着哩，快下来。”富贵说：“拿回去，煮熟吃。”心锤说：“快下来！主家看见，整治你呀。”富贵又往高处爬了一截，说：“这是吴老大的树。儿子都叫狼吃哩，还顾上几颗涩圪蛋？再说，跟我出来，总不能叫你白跑。”心锤说：“怕我白跑，教我唱道情吧，李子我不要。”富贵说：“你已经尝哩，尝了就算。”心锤央求说：“教几腔道情吧，道情比小曲子耐听。”富贵说：“我教你道情，你教我甚？”心锤不高兴了，说：“不教算，我不跟你哩！”

心锤赌气要走，富贵连忙从树上跳下，说：“慢走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教你唱道情，你把苦菜匀给我一半。”心锤说：“给了你，我回去说甚？”富贵说：“说打了半天瓦。”心锤说：“叫我哄我妈？”富贵说：“不愿哄，照实说。我教你唱道情，你给我苦菜，一换一，谁也不吃亏。”心锤想想，一换一倒也在理，便答应了。富贵夸一句好小子后，便唱起来：

一休你呀张家女，
糊涂脑子不识礼，
枣仁放在门墩上，
门神乱贴后炕里。

……

跟富贵学唱两段道情，心锤又让出谜猜。富贵说：“叫你唱了就行哩，还出甚谜？几把苦菜就谋算把我的肚子掏空？没门！”心锤说：“苦菜全归你，还不行？”富贵看看筐篮里的苦菜，心动了，问出几个？心锤说两个，他猜不出才算数。富贵应一声，说：“毛毛脚，毛毛手，站起像人，趴下像狗。”心锤猜了猴子。富贵又说：“一物生来黑瘦黑瘦，杀它没血，吃它没肉。”心锤猜了蚂蚁。富贵难不住心锤，想半天才又说：“四个山字尖对尖，四个王字转圈圈，四个口字嘴对嘴，四个日字边连边。”心锤猜不出。富贵说是田字。心锤说不猜字，字不算数。富贵说：“怎不算数？事先你又没说不猜字！”

夏去秋来。八月十五悄然而至。善居村一年四季节日很多，过得隆重的除了春节，首先是二月二。二月二龙抬头。龙掌管着雨水，雨水勤，好收成；雨水懒，吃光秆。龙在庄户人心中是神中之神，自然怠慢不得，杀牲祈祷在所不惜。接着是三月清明，祭奠列祖列宗。蒸一桌供品，烫半壶烧酒，点一把香火，烧几串纸钱，从远祖到近祖，一一供奉。供奉的方式因信仰不同而各有讲究，但坟头新土却是必翻的，柏叶也是必戴的。往下挨着四月八，热闹非凡的庙会把人们从四面八方聚拢，儿女庙里烧香许愿、祈求子嗣的男女长跪不起。过了四月八，五月端午吃粽子，六月六尝新麦，七月七牛郎织女天河配。再往下便是八月十五。八月十五杀鞑子，鞑子是谁，村人都没见过。可人们都晓得鞑子不是好人，鞑子来了就得丢家弃舍，往深山里钻。跑得快的，累个半死不活，捡一条活命；跑得慢的，妻离子散，脑袋

搬家。因此，善居的人一直把八月十五当作最为紧要的节日，不管吃食宽窄，月饼是必备的食物。

善居村吴老大烧的月饼最酥。往年，有一半人家把面盆放上吴老大炕头。今年，吴老大遭逢灾星，五大三粗的儿子填了狼肚子，只剩几根干骨头，人们都不忍心前去打搅，自己动手了。石顺来垒起一个小火灶，借回鏊子，烧着蓝炭火，翻腾出做月饼的木头模子。木头模子家传几代，经香油浸渍，红光闪亮。石顺来对着木头模子吹两口，抹上油，把一块揉好的面团摊进去，用力摁几下，提起木模往灶边轻轻一磕，面团落入手里，立马有了图案。

做下八个坯子，铁鏊已热，石顺来放上坯子，正反两面翻烙，等坯子上了颜色，提起铁鏊，擗在火灶两边，然后盖好铁鏊。不大工夫，一炉月饼烧制出来。心锤妈递给心锤一个，心锤几口吃完。心锤妈又递过一个，说总共才烧几炉，留得吃。心锤点点头，转身跑了。

圪楞东头，几个女孩儿正跳绳子。西头，两棵老枣树中间，不知谁拴了麻绳，一伙人在打游趄。圪楞底长条平地里，富贵、翻转、青旦、狗子踢毽子。毽子做得稀松，踢几下，铜钱便跟狗毛分了家。富贵嚷叫翻转踢烂了，让翻转赔，翻转撇下富贵跑了。富贵捡起铜钱，气咻咻地走上来。心锤说：“去打游趄吧。”富贵说他饿哩。心锤掏出衣兜里的月饼，要富贵掰一半吃。富贵接过月饼，灵机一动，说：“今儿不白吃你的了，这样吧，咱打个赌，哪儿有一堆牛粪，谁敢蘸上吃，月饼归谁，怎么样？”心锤瞅一眼半稀不热的牛粪，料定富贵又吹牛皮，便让富贵先蘸上吃。富贵假意推托，说：“你的月饼，理应你先蘸上吃。”心锤不肯，富贵说：“你不吃，我吃。”心锤害怕富贵日哄人，说：“先慢吃，拉钩！”富贵说：“拉就拉。”

拉钩完毕，富贵走近牛粪，两只脚站了上去，张开大口就咬。心锤急了，吆叫蘸上吃，蘸上吃。富贵边吃边说：“这不是站上吃是坐上吃？”心锤说：“那样站，我吃你的。”富贵弯腰捡起一块土疙瘩，说：“你吃这！”心锤倒退两步，后悔莫及。

富贵哄骗心锤的吃食，也给心锤吃他偷摘来的瓜桃梨果。一回，富贵塞给心锤一颗烧山药，心锤咬一口，里头包了羊粪渣，臭气熏人。心锤大骂富贵烂心眼，浪得前仰后合的富贵说山药是翻转的，翻转做了手脚。

富贵拽着心锤直奔翻转家。翻转与心锤同岁，正在院子里砸榆皮，见两人恼着脸，便放下手里的斧头，问怎嘞？心锤说：“怎嘞？你把羊粪包山药里，害得我吃了一嘴。”翻转骂心锤胡说，心锤抬出富贵。翻转说：“他说我杀人哩，你信？”心锤回过头，欲问富贵，富贵在心锤后背猛推一把，把心锤推在翻转身上。翻转身子单薄，却很机灵，乘势抓住心锤的衣领，往脚下猛一扫，心锤身不由己，仰面朝天地倒在榆皮上。榆根垫上脊梁，痛得像锥子扎。富贵哈哈笑着，说：“好汉不打头阵，站起重来。三个回合，分出英雄狗熊！”

心锤摆着膀子退到一边，眼泪花花地盯着富贵。他真想狠狠打富贵一顿，可他力气小，打不过富贵。

富贵日哄心锤几回，心锤撇开富贵跟了翻转、狗子。张老三买回一只绵羊，富贵要心锤跟他去放，好说歹说，心锤硬是不答应。

这一天，心锤上塄畔摘酸枣，富贵轻手轻脚跟在后头。也是凑巧，不远处一只野狗跑来，富贵借题发挥，大吼一声狼，转身就跑。心锤猛然听见野狼来了，吓得两腿发软，竟连

半步也跑不动，哇一声嚎了。富贵车转身，拽着心锤的胳膊直跑得气喘吁吁才停下，说：“多险！要不是我搭救你，早叫饿狼活吞哩！”心锤惊魂未定，浑身筛糠般抖动。富贵接着说：“实话告诉你，碰上狼虫虎豹，谁管谁？除了我舍命救你，没人冒傻气。你还不愿跟我，真是有眼不识吕洞宾！”

心锤又跟上富贵。

富贵提议和心锤结拜兄弟，并说一旦结拜，就成真兄弟了，有饭同吃，有衣同穿，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。心锤不信富贵的话，又觉得自己上无兄下无弟，有个结拜兄弟做伴，少几分孤单，便爽快地答应了。

撮土为炉，拾柴为香。心锤学着富贵的样子跪下，富贵一声弟弟，心锤一声哥哥，然后拉钩赌咒，对天明誓：谁昧心违约，谁不得好死！

心锤、富贵结拜不久，阎锡山的兵马从北面的火线上退下来，杀鸡宰羊，拉丁催粮，折腾几天后，全部开走了。日本人乘机侵占了四起镇，隔三岔五出来捣乱。刘春云的老爹不信日本人会杀他个风烛残年的老朽，守着两瓮赖以活命的粮食不走，结果叫日本人练了刺刀。血火教训了人们，山顶上的信号树一倒，人们就扶老扯幼仓皇钻入山沟，爬进黑漆漆、阴森森的天窖，有天难见，有家难归。

时世荒乱，学堂的老先生撂下教鞭，回了老家。石顺来想让儿子识几个字的心愿落空，便买回一只小山羊。心锤拉着小山羊钻沟上岭爬坡溜洼，富贵到哪儿他跟哪儿。

一天，富贵拍着心锤的脊背说：“好兄弟，今儿咱去火雷峒，火雷峒的酸枣又大又甜。”心锤嫌火雷峒远，富贵说：“嫌远，去死孩坡。死孩坡里的木瓜黑籽白瓢，皮儿能当药吃。”心锤说死孩坡有鬼，专捉孩子们的魂儿，他妈不让去。富贵又说：“那就去背道坡，我教你一手绝活，打闪人坑。先挖一个大坑，上面搭些柴草，盖一层浮土，担大粪的过来，踩上浮土，咚一声，四仰八叉，茅桶扔一面，大粪糊子溅嘴里，呸呸，呸，唾也唾不及。”

因打闪人坑新鲜、好玩，心锤跟富贵来到背道坡，路中挖一个两尺深的坑子，折来树枝，架在上面。然后，盖一层浮土，拓上鞋印。伪装停当，悄悄躲藏山鼻尖背后，玩开爬鳖。

约莫半个时辰，响声传来，心锤探出脑袋，只见两只脱钩的筐篮栽着跟头朝沟里滚下去。心锤不禁呵呀呀一声尖叫，吓得面如灰土。富贵扫瞭半天，认出是保长刘有福，说：“没事。爱林爹的，善人一个。”心锤说：“善人发毛，了不得。”富贵说：“了不得要怎？咱挖闪人坑，图的嬉耍，又不是专为往里闪他。谁叫他走路不看脚底，硬往里跳？”心锤说：“路上没啦闪人坑，能跌进去？”富贵不言语了，心锤说：“知错改错不为错。走吧，咱去赔罪。”富贵哼一声，说：“赔罪等于上门寻锤头，我才不去！”心锤说：“你不去，我去呀。”

戏院正上方是刘有福的宅子。宅子不算大，在善居却属头一份。砖砌的大门，瓦脊耸峙，兽头飞翘，中间门脊处写有四个字：行善积德。门板刷了黑漆，吊两只响环，门两边石鼓倒置，鼓上蹲着石狮。石狮须眉皆备，雕刻精细，嘴里衔了石球，石球可随意转动，却无法取出。进了院门，迎面一堵大照壁，小巧的壁窑里供奉着赵公明元帅，因每晚必有香火侍应，香炉积满香灰。绕过照壁，一溜三眼石面土窑，上盖木厦，下砌花墙。花墙底劈出一块地来，切指红、西风莲开得正艳。花地西面，并排两间厢房，供夏天做饭，冬天储煤。东面，搭了

牛圈，圈内垒三口石槽。圈旁有一小房，是切草放料的地方。

心锤独自走进院子，刘有福老婆喜汝正往厦柱上晾衣裳。心锤心悬悬地叫一声婶子，结巴着说：“我叔叔在不在？”喜汝说：“在。晓不得谁家的浑小子挖开闪人坑，闪了你叔叔，小腿上擦烂一层皮。”心锤问厉害不？喜汝说不厉害。心锤松一口气，胆怯地说：“闪人坑是我和富贵挖的。我们图要要来，没想到闪了我叔叔，我来给我叔叔赔罪。”心锤脸红如火烫，喜汝好奇地盯了心锤，问怎么个赔法？心锤说：“由他。打也行，骂也行。”喜汝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。笑声引出刘有福，刘有福双手叉腰，绷着脸问：“真是你们挖的？”心锤低眉耷脑嗯一声。刘有福说：“富贵嘞？他怎么不来？”心锤说富贵害怕，刘有福说：“他怕，你不怕？”心锤说怕。刘有福问：“怕还来？”心锤低声嗯一句，刘有福走近心锤，摸一把心锤的短头发，夸说：“好小子！跟你爹一样，是条汉子。叔叔今儿不怪你，还给你好吃的。”便叫三女儿爱林去拿油饼子。爱林比心锤小一岁，喜欢和心锤一起弹杏核、跳方格，爹让给心锤拿油饼子，浪得她眉开眼笑，一蹦三尺。

三

民国二十八年，雨水下得殷勤，籽种撒进去，瞎坡烂洼庄稼苗子发疯似的往上蹿。入秋后雨水破例减少，偶尔洒一布衫，也在午夜子时。白天，太阳红艳艳的，不见一片云彩。五谷吸足了水分和阳气，成熟得十分饱满。人们细细核算一番，同样一块地，同样的作务，同样的谷苗，收成高出将近三成。普通人家种六七亩地，加上揽工所得，入瓮的粮食接近三千斤。除了日月过渡，交纳公粮，剩余四五百斤还多。为防饥荒和游兵散勇，人们挖开小窑，搬入旦瓮，然后，装满晒干的谷子和黑豆，放一层烤黄的烟叶，盖上石板，用红胶土和头发调成泥浆封好。末了，泥结子垒住窑口，窑口前码起两米高的圪针柴火。

进了十月，村里来了几个挎盒子枪的军人，为首的李为民安排了两件事。头一件：日本人不会长期驻扎，村里的粮食必须储存牢靠，决不能让日本人抢走；第二件，三分区接管善居，村里选两个村长，一正一副。选举的办法是点黑豆。地下放几只瓦罐，瓦罐上贴一小块红纸，上写候选人的姓名。参加选举的人，同意谁当村长就往写有谁姓名的瓦罐里扔一颗黑豆。选举结束，刘有福名列第一，石顺来第二，刘春云、吴老大不分高低。李为民当众宣布，刘有福当村长，石顺来当副村长。刘有福却执意不从，声言自己在位几年，修路搭桥，扶危济困，小善事做得不少，大善事没做成一桩。原本谋算重新修订咸丰年间订下的二十条村规，由于日本人捣乱，搁置到今。原本准备给学堂接石面子，结果，石面子没接上，先生走了，学堂也停办了。人们说村规没修订，学堂停办，不怨他，怨日本人，要不是日本人乱烧乱抢，村规早已修订，先生也不会离开。刘有福不顾村人百般挽留，坚持让位于石顺来。石顺来却认为自己作务庄稼能行，出力流汗能行，应酬差事、调解纷争，嘴皮子太笨。加上两眼一抹黑，斗大的字不识二升，着实不是当村长的坯子，要刘春云顶替。推来让去，刘有福当了副村长，

村长的帽子落在刘春云头上。

刘春云三十五岁，跟刘有福系本家，小刘有福一辈。与同年夹岁的人相比，刘春云脑子活套，能言善辩，人缘也好。村人推他上台主事，他始料未及，推辞半天，推辞不脱，便说：“父老乡亲抬举我，要我出任村长，我有两大感想。一，荣耀无比。众所周知，多年来，出任咱村村长的人，都是品行好、威望高的大善人。我不但没德行、少威望，还是个小字辈。二，责任如山。所谓责任如山，我不说，众人也明白，咱村是出名的礼义村，我有责任发扬，有责任维护。如何发扬？如何维护？我的想法是，眼下虽然日本人捣乱，咱除了打发日月，还得操持其他。比如礼义。人离不开礼义，离开礼义，跟牲畜不差甚。礼义从哪里来？从孔圣人那里来。要学孔圣人，知书达理，首先得办学堂。不办学堂，子孙后代认不出个子丑寅卯，礼义就会断在他们手里。断了礼义，等于断了香火，断了魂儿，因此，我上台后的头一桩大事，是跟众人商量重开学堂。世道不稳，先生难请，咱多花几块银洋。”吴老大说刘有福请过几回，先生都嫌兵荒马乱，给高价钱，也不肯出来。刘春云提醒众人搜寻门路，张老三自告奋勇，说他认得一位姓王的掌柜，掌柜有个连襟，年届六十，学识高深，只因时世荒乱，闲居在家。他托王掌柜从中穿套，或许有盼。刘有福当即敞开胸怀大包大揽，说果然请到先生，费用多寡，他一人支付。

五天后，张老三拉着毛驴把先生驮了回来。

学堂设在两孔套连的土窑里，外面做教室，陈设极简陋，黑板三尺见方左右，搭在石墩上。课桌由石块垒成，台面见方尺余，正好放下一块小石板。里面，先生的行李就一卷铺盖，灶火锅勺、案板刀具以及墙脚两边装面米的小瓮，都是村里预备的。院子还算宽敞，半亩地大。院门口，挂一口古钟，钟上刻有铭文，据上年纪的人讲，两百年前，村里有一座大庙，钟就悬挂庙门外，每逢祭日，和尚敲响大钟，钟声悠扬，远传几十里，香客听到钟声，便带着布施上路了。

先生来后，富贵浪的一蹦三尺，头一个跑到学校，面向先生深深鞠了一躬。先生见富贵长得精明，又懂礼貌，心下不免喜欢，问答几句，刘有福来了。刘有福的大名，先生早有耳闻，这一回，得知他的费用由刘有福承担，心中十分起敬，让进窑里，叙道一阵儿，送客出门，才发现富贵在门口等着。先生问富贵有事？富贵说他时时愿为先生跑腿，先生应了，随即交给富贵一件差事：挖黑煤，刷黑板。富贵鞠一躬，乐颠颠地跑了。

富贵找来碗勺，爬上窑畔。

烟筒由人工钻成，井口般大，黑洞洞怪森人。富贵伸出铁勺，勺把短小，怎么也够不着。拨开蒿草，躺下身子，没妨着圪针扎进皮肉，火辣辣地疼，却还是够不着。回家拿了一根木棍，把勺子绑上去，总算挖到一点，里面又掺搅了一半黄土。无奈，又下了窑畔，拿来一把铁锹，准备铲去烟筒四周的圪针。铲一半，上山送粪的刘春云下来，喝问鼓捣甚？富贵照实说了，刘春云说烟筒里的黑煤使不得，坑灶里的才行，并要富贵跟他去取。

回到家里，刘春云揭起锅头前的石板，刮下满满一碗黑煤，然后，翻出胶块，熬成水冲入，又磕破两个鸡蛋，倒入蛋清，拌匀递给富贵。

富贵风似的来到学堂，从先生住的套窑里搬出木凳，放黑板下，两脚踏上去，笤帚蘸

着煤胶水刷起来。刷完一遍，又刷一遍，直到用完煤胶水，这才离去。

第二天，富贵打早起来，替先生担两回水，便把先生请回家。张老三不敢怠慢，取出陈年老酒款待。先生嗜酒，几盅下肚，话就多了。他称赞富贵前额宽、耳梢厚，福人福相，将来一定会做大事、出大息。张老三希望富贵能做大事、出大息，却还是说：“你刚来，不摸他的底子，龟孙子赖得出奇，房上揭瓦，地下撵鸡，可难调教嘞。”先生说：“朱洪武小时也赖得出奇，后来当了开国皇帝。俗话说得好，小时恶捣蛋，长大居高官。”张老三点头称是。

饭后，村长刘春云敲响铁钟，学堂正式开学。

学堂院里，摆了一张长条木桌，桌上竖着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，牌位前供奉着苹果、枣三、麻叶等几样东西。村里的男人来了不少，人们围成半圆形，等待祭典。刘春云请刘有福主祭，刘有福坚辞不肯。又请石顺来主祭，石顺来也坚辞不肯。刘春云对众人说一句我就滥竽充数哩，面朝牌位，吼一声拜。心锤、富贵、翻转、狗子等学童先跪下去，随后，男人们也跪下去。

三叩九拜完毕，刘春云训话，大意是礼义道德系善居的立村之本，礼义兴，村子兴，礼义败，村子败。所有上学堂的学童，必须恭敬先生，听从先生，用工夫跟先生学礼义。谁胆敢调皮捣蛋，滋事生非，先生就打谁。铜尺不打屁股，专打手心，打时不准嚎叫，谁嚎叫，该打二十打四十，打得手心肿成馍坨堆。

刘春云训完话，先生顺着刘春云的话意，表一番态度，开学典礼便算结束。

人们围住先生客气一番，都跟着走了。先生领心锤、富贵、翻转、狗子等一伙徒儿进了套窑。

等徒儿们坐好，先生问过各人的姓名，用教鞭指点着黑板，说：“你们都看这里。黑板刷得怎么样？”徒儿们齐声说黑。先生又问亮不亮？徒儿们齐声说亮。先生继续问：“猜猜谁刷的？”徒儿们摇头。先生指明张富贵刷的，翻转、狗子扑哧笑了。先生说：“笑甚？古人云：青春一寸松，中有栋梁姿。天骥堕地走，万里端可期。解开解不开？就是说凡成大器者，从小就现出不凡气象。孔融三岁让梨，韩信七岁分油，张富贵虽然年纪大了一点，用这几句来概括，也还贴切。”说到此，先生咳嗽两声，往门外吐一口浓痰，接着说：“古人还云：人之涉世也，其犹舟之涉水。德行者，帆楫也。用俗话说，就是德行正，交洪运。德行歪，跌断腿。以我观察，张富贵不只长相富态，口齿伶俐，德行亦属上乘。”翻转、狗子听不明白先生的话，却晓得先生在夸富贵，便朝着富贵刮脸揪鼻子，先生没留心俩人的小动作，继续说：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甚意思？十分简单，跟好人出好人，跟上和尚会敲钟。你们上学堂师从于我，可我已是老朽残年，两眼昏花，除了教你们识文断字，难为师表，你们中间出个挑头的，也就是班长，这个班长，张富贵最合适。”

富贵当了一班之长，觉得黑板没白刷，饭没让先生白吃，心头沾沾自喜。张老三则大为感激先生对富贵的高看，提了一瓶禾麻香油送给先生。临别时再次叮嘱，他在外面当油匠，顾不上管束富贵，富贵全托先生，该骂则骂，该打则打，手轻手重，都由先生，只要富贵多识几个字，多明几条理就成。

对张老三的嘱托，先生应承得十分爽快、轻松，然而，没过几天他便发现，让富贵明白几条道理着实不易，多识几个字则更困难。《三字经》头两句已经温习几回，心锤、翻转等

背诵如流，富贵却怎么也记不住，老把“习相近性相远”背成“习性近习性远”。背不会也罢，身为班长，富贵挑头厮混，死老鼠、活斑鸠、烂泼鞋、臭牛粪，闹得学堂乌烟瘴气。先生训导几回，富贵依然如故。先生操起铜尺，一顿狠打。富贵央乞祷告，当面发誓改除恶习，背转身便忘了挨打的滋味。先生从教多年，坚信不以规矩不成方圆，连续三天罚富贵自打耳光，富贵照样央乞，照样发誓，照样不改。先生无计可施，只得托人叫回张老三，商量如何调教富贵的办法。张老三为调教富贵甚法儿也用过，只差动家法。先生说那就动一回家法，试试效果。

张老三准备动富贵家法，被刘春云拦住了。理由是动家法有一定的规程，犯了村规民约才动，富贵并没触犯村规民约。此外，富贵年纪尚小，调皮捣蛋在所难免，动富贵家法纯属小题大做，反而显得村里的家法不威严。张老三拗不过刘春云，敲打一顿富贵了事。

两个月过去，富贵的学业丝毫不见长进，先生情知水里刻不出花子，便放弃了调教的念头，工夫用在心锤、翻转等身上。心锤刻苦勤奋，不但学业稳居第一，实心实面、实锤实捣的品性赢得先生的极大的赏识。学堂里每有争执，先生总要把他叫去订正，他的话成了衡量是非的标尺。与此同时，村里的人也对心锤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信赖，常拿他的话区别真伪。孩子们打架了，双方大人为孩子们发生争吵，首先打问心锤在不在场，打听到在场，就如同抓住天大的把柄：“咱不用吵了，心锤在场，究竟谁打了谁，问心锤去。”心锤也不推托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如实道来。

年关过后，心锤满十二。按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说法，小孩满十二，三魂七魄便已齐全，再不怕小鬼揪魂夺命，戴在脖子上的锁就能打开。

心锤来不忘当年许下的宏愿，杀牲备酒，倾其所有，为心锤开锁圆魂。

事宴前一天，村里村外、相干不相干的人便送来很多东西：兜肚、耳套、手巾、棉帽、核桃、红枣、火烧。其中，张老三提来二斤上乘禾油，瞎子奴旦码下两块开国银元，吴老大让老母剪了一男一女两幅坐莲娃娃，而自荐当总管、包揽事宴铺排的刘有福、刘春云则和村里的老秀才联名送来一张红纸，红纸上写着：为人贵忠实，百巧输一诚。

午时三刻，亲朋好友陆续到齐。

一阵鞭炮劈里叭啦响过，四个饷工吹奏起了喜临门。心锤穿一身崭新的灰土布衣裳，拖着瞎子奴旦走出院门。

圪垯东头，香案早已设置停妥，各路神灵的牌位前祭品堆积，香烟缭绕。四周围满看热闹的男女。

瞎子奴旦怀抱三弦，跪立案前。侍应端来满满一盆清水，心锤、奴旦净了手，奴旦摘下心锤脖子上的长命锁，摆放神位前。心锤点燃三炷木香，递给奴旦，奴旦摸揣着插入香炉。心锤又点燃三炷木香，照样插入。接下去，烧表、奠酒、磕头，所有程式一一做过，三弦便叮叮咚咚响起来。

片刻，空灵、肃穆的三弦声扯布似的戛然而止，奴旦拉开厚重的嗓门：

三弦一响天地静，
 众位神灵听分明：
 心锤今年十二春，
 恭请众位下天庭。
 上八仙，下八仙，
 玉皇大帝走在前。
 真武王母二郎神，
 金童玉女分两边。
 吕洞宾，关老爷，
 哼哈二将千里眼。
 风神雷神送子神，
 五谷财神马王爷。
 踏祥云，驾彩雾，
 天女散花来开路。
 仙歌仙乐一阵阵，
 众位神灵下凡尘。
 下凡尘，把锁开，
 保他一生无病灾。
 吃得胖，长得乖，
 妖魔鬼怪不敢挨。

奴旦唱完，众神便算驾临。心锤父母上香、烧表、磕头、作揖，饷工吹起得胜令，心锤的两个舅舅抬起香案往回接神灵。围观的男女抢了前，院门洞里霎时乱成一片。总管刘春云吆喝几声，人们才闪出一条道。

香案接回窑里，奴旦又说唱一阵，大意是安顿众神好生窑里呆着，万不可四处乱跑，以免吓惊心锤，等午夜三刻，再焚香烧表，送他们归天。

安顿妥神灵，心锤父母分头忙去了。奴旦喝水润嗓，准备说书，围在身边的人乘空隙求他掐算流年命运。奴旦推托不脱，便算开了。木生火，土克水，金生水，火克金……心锤听得麻烦，径自走出院子。

圪塆西头的枣树上，拴一只老绵羊，心锤认出是富贵的，吼一声，富贵圪蹴在茅坑里拉屎，心锤问：“你还要走？”富贵脸憋得通红，说：“不走哩，你嘞？”心锤说：“我哪儿也不去。干爹说，我今儿不宜下圪塆，过了今儿魂才全。魂全了甚地方也能去，死孩坡也行。”富贵说死孩坡埋了冤屈鬼，冤屈鬼不管年纪大小，相准谁，谁就得当替死鬼。他也去得很少。心锤说邪不压正。富贵笑笑，说：“甚是邪？甚是正？邪正尺子量不出。邪是正，正是邪，就像水是雨，雨是水，神是鬼，鬼是神。”心锤揶揄富贵的话等于狗屁，富贵说狗屁也是屁。心锤嫌富贵抬杠，要去听书，富贵提着裤子走出茅坑，说他不听书，想听唱。奴旦嗓子甜，